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期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
中華民國 臺北市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期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

中華民國 臺北市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期

不准翻印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集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印刷者 久裕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桂林路96號
訂購處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郵撥帳號 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電話 27898208 (傳真：27898204)
電子郵件 wfl@gate.sinica.edu.tw

Subscription Address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定 價 平裝新臺幣 250 元
精裝新臺幣 300 元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呂芳上		
執行編輯	張瑞德		
編輯委員	呂芳上	王樹槐	陳慈玉
	陳永發	許雪姬	張瑞德
	張啟雄	羅久蓉	翟志成
助理編輯	林美莉	楊久誼	
秘書	公小穎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集 刊

第 三 十 期

目 錄

論 文

張存武：朝鮮人所知的盛世琉球.....	1
呂妙芬：聖學教化的弔詭：對晚明陽明講學的一些觀察.....	29
李勤璞：白喇嘛與清朝藏傳佛教的建立	65
黃克武：梁啟超與康德	101
張朋園：安福國會選舉——論腐化為民主政治的絆腳石	149
蘇雲峰：抗戰前清華大學的學生運動，1929-1938.....	225
潘光哲：郭沫若與〈甲申三百年祭〉	28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30 期（民國 87 年 12 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朝鮮人所知的盛世琉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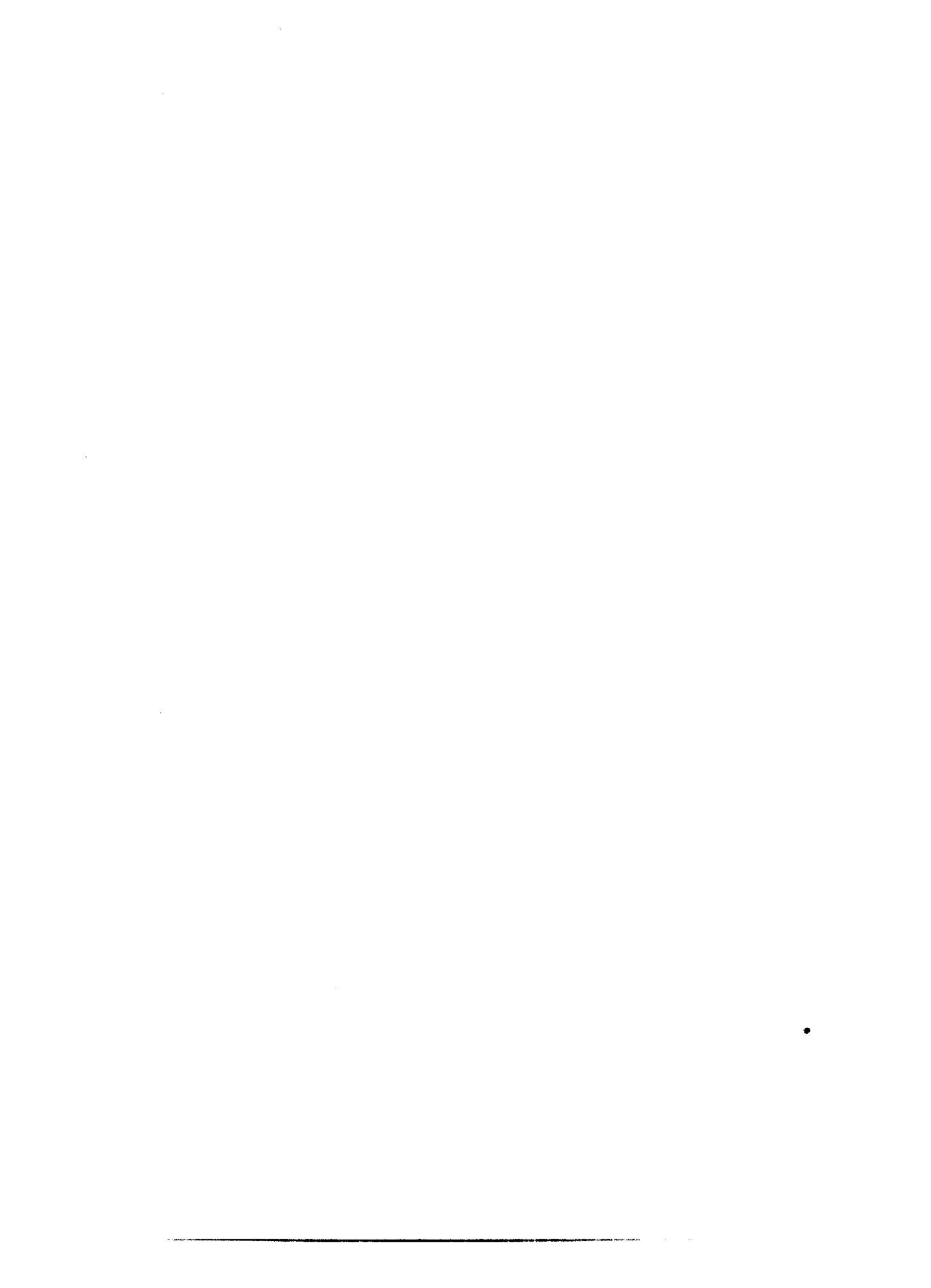
張 存 武

摘要

此處所謂盛世琉球，乃指十五世紀的琉球。因 1609 年日本佔領該國的奄美群島後，該國陸地面積縮小百分之四十，1511 年葡萄牙人進入南中國海後，該國對東南亞的海上貿易萎縮。

1372 年（洪武五年）明與琉球建立封貢關係後，琉球始進入歷史時期。然而在 1534 年（嘉靖十三年）陳侃的《使琉球錄》寫成之前，中國對該國的瞭解並不詳盡。而十五世紀中若干漂到琉球的朝鮮海難人，及運送他們的日本商人卻對朝鮮政府詳細報告了他們的遇難、獲救經過。從這些報告我們得知其時琉球與日本的國界是在吐喝喇群島中的臥蛇島，在現在縣界的極北地方；琉球與博多間貿易頻繁，然與薩摩則關係緊張，時有軍事衝突。也看到八重山群島琉人的原始、落後生活，尤其是與台灣相近的與那國島人民猶在初期陶器時代。這些紀錄也顯示了琉球國都及鄉村人民的風俗、衣著，王室人員的行止，及琉球與中國、朝鮮的關係。這些訊息多為較注意上層典制的《使琉球錄》所不載，即是現在，恐怕大部國人也未必注意到，故整理說明，刊佈於此，以就正於方家。

關鍵詞：朝鮮漂流人 十五世紀的琉球 琉日國界 臥蛇島 與那國島 八重山群島 尚真王及其母 小琉球 蔡璟



The Great Liu-kuu Age as Noted in Korean Sources

Chang Tsun-wu

Abstract

The dawning of the historical age of the Liu-kuu Kingdom began with her entering into tributary relations with Ming China in 1372 AD. Thereafter Chinese envoys went there often, but owing to the lack of written records, Chinese people in general knew very little about the kingdom before 1534, the year in which commissioner Chen K'an's (陳侃) report on his Liu-kuu mission appeared. Nevertheless, through reports of Korean ship-wreck survivors and Japanese traders who sent the former home from Liu-kuu, the Korean Government collected much information about the island kingdom. From these records we know that the boundary between Liu-kuu and Japan was situated on the isle of Woh-sher (臥蛇), much further north than now, which means that Liu-kuu at that time was larger than today. We know also that the island kingdom had mutual trade with Hakata (博多), but her relations with Satsuma (薩摩) were tense. The reports show that the people of the kingdom's southern islands, the Yaeyama Islands (八重山群島), still lived in a state of primitive society, while those of Yonagumi Island (與那國島) which is close to Taiwan, were just in the preliminary period of pottery age civilization. Customs of the people of outer islands and the outside areas of Shuri and Naha, the capital and trade port, as well as the way of living of a young king

and his mother could not be found in Chen K'an's report which paid more attention to Sino-Liu relations, especially those ceremonial items.

Key words: Ship-wrecked Korean Survivors, fifteenth Century Liu-kiu, the boundary between Liu-kiu and Japan, the isle Who-sher, Yonagumi Island, Yaeyama Islands, Shang-chen king and his mother, the little Liu-kiu, Tsai Ching

朝鮮人所知的盛世琉球

張 存 武**

- 一、前 言
- 二、北疆所止
- 三、南國生態
- 四、韓人蹤跡及日琉關係
- 五、大琉球
- 六、蔡環與小琉球
- 七、結 論

一、前 言

一個國家的發展，到有文字記錄其過程時，為進入歷史時期。然此種記錄不一定是該國成員所為，往往由先進國家的人所作，尤其是在初始階段。東亞韓半島、日本、越南諸國的早期歷史均見於中國史冊，尤其是各國向中國朝貢後。琉球的歷史時期隨明洪武五年(1372)與中國建立封貢關係，中國開始記錄彼此相互往來活動而始。儘管雙方使行往來頻繁，中國使團中的正副使為能文的給事中及行人，以《明實錄》為代表的明朝國史觀之，中國的記載非常簡略，而且在嘉靖十三年(1534)中國冊封正使陳侃及副使高澄寫出《使琉球錄》之前，其他記載也不過碑銘題記之零星文字。《使琉球錄》簡述了以往中國使琉情形，詳述了該次使團的人員組織、封祭儀註，與琉球官方往

* 感謝評審過本稿的日琉關係史專家之指教，及琉球大學赤嶺守教授寄贈有關日文資料。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來經過，以及該國山川、風俗、政府組織等。自此出使者率有所記錄，到清季為止，共有 13 種使行錄，¹ 並由此發展出琉球國史。² 也就是說，嘉靖十三年前世上無較詳備的琉球史記。不過，詳史雖缺，較中國詳細的史料是有的，那是朝鮮人的記述。

琉球與韓半島的高麗王國於洪武二十二年(1389)建立關係，李氏朝鮮繼之，雙方使聘往來至萬曆四十年(1612)而止。元末，即十四世紀中葉，倭寇侵掠韓半島沿海，擄人掠財物，被擄者或轉賣至琉球，韓民又有遭海難漂至琉球者。琉國為人道、國交、貿易乃送還被擄與海難人，曾派琉臣，或委託日本貿易商使韓；半島政權——高麗、朝鮮也派人往琉。漂人送回有時是通過對中國的朝貢管道為之，即韓國將琉球漂人送北京，再由琉球進貢使領回；琉球將韓國漂人送福建，由運河送北京，再由韓使領回。³ 朝鮮政府曾對琉球使節、日商、回國的被擄及漂民詳詢琉球各方面情形及漂人海上經歷。這些問答或報告載入了他們的國史——《高麗史》及《朝鮮王朝實錄》，並被採入個人著作中，最有名的是申叔舟著《海東諸國紀》中之琉球部分。⁴

在上述實錄記載中，有三個時段對琉球面貌記載地特別詳盡，非常有益於對琉史的建構。一、朝鮮魯山君元年，即明景泰四年，西元 1453 年。魯山君是朝鮮第六任國王即位前的封號，因失國失位，所以當時無諡號，而將其在位時期（景泰元年至六年）的國史不名實錄而曰《魯山君日記》，後世方諡

¹ 這 13 種使行錄分別是：陳侃的《使琉球錄》；郭汝霖、李際春的《使琉球錄》；蕭崇業、謝杰的《使琉球錄》；謝杰的《琉球錄撮要補遺》；夏子陽、王士禎的《使琉球錄》；胡靖之、杜天的《使冊封琉球真記奇觀》；張學禮的《使琉球紀》；汪楫的《使琉球雜錄》；徐葆光的《中山傳信錄》；周煌的《琉球國志略》；李鼎元的《使琉球記》；齊鯤、費錫章的《續琉球國志略》及趙新的《續琉球國志略》。

² 張存武，〈從使琉球錄到琉球國史〉，載《琉中歷史關係論文集》（第 2 回琉中歷史關係學術會議，1989 年 3 月），頁 679-683。

³ 張存武，〈中國與明清時代的韓琉關係〉，載《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年），頁 329-332。

⁴ 此處及以下所稱引《朝鮮實錄》即《朝鮮王朝實錄》，據國史編纂委員會影印本。關於琉球部分有二：一、申叔舟序於明成化七年(1467)之《琉球國紀》；二、明弘治十四年(1501)附於後文，〈琉球國紀〉之〈琉球國〉。見田中健夫譯注，《海東諸國紀》（東京，1992），頁 363-373、418-419。

爲端宗，其實錄亦稱《端宗實錄》。景泰元年(1450)朝鮮萬年、丁祿等六人出海遭風，漂至臥蛇島，四人死，萬年、丁祿爲琉人救去，送國王差使。因其誠實勤勞，琉王愛憐，欲差人送之回國，然以無識海路之人，乃託日本博多商人道安送回。朝鮮將他們一行迎至漢城款待，除琉王致朝鮮國書外，將道安及二漂人所言琉球事，及道安所呈琉球國地圖錄呈國王，成爲上述日記之內容。朝鮮政府將地圖另摹數份置於政府有關部門，而成為世界上最早的琉球地圖，上述申叔舟著書中的地圖即本於此。二、朝鮮世祖七、八年（明天順五、六年，1461-1462），是韓琉關係史上最重要年分之一。首先是琉球送回的朝鮮漂流人船軍梁成等十人於世祖八年將其漂海經過，琉球見聞作了詳實報告。其次，七年十二月琉球使臣普須古、蔡璟聘韓，送還漂人姜迴等八名，贈水牛角、丹木、香、象牙等，並要求朝鮮贈予全部大藏經。朝鮮國王一再召見，款宴於景福宮。翌年一月琉使辭別時，朝鮮於大藏經之外並贈中國詩文集及許多禮品，遣禮官送於漢江之濱。由於蔡璟是明太祖賜予琉球的三十六姓閩人後裔，在中國求學多年，見多識廣，朝鮮的琉球國使臣宣慰李繼孫，乃將《文獻通考》所載琉球故實向他求證，並問了許多其他問題。蔡氏一一作答。這報告及答問見於《世祖實錄》卷二七頁17至20，及34至36。三、明成化十五年(1479)五月，日本博多商人新四郎受琉球國王之託，將介非乙介（亦作金非衣）、姜茂、李正言三名漂海人送至朝鮮鹽浦。宣慰使李則往詢三人所歷後呈了一簡短報告。國王因三人所經諸島風俗異常，命弘文館，即國王秘書處官員復行詢問記錄。這就是《成宗實錄》卷一〇四頁11-12，卷一〇五頁13-20兩篇文字的來源，是十五世紀有關琉球諸島歷史最詳實的記錄，異常寶貴。⁵

案琉球史的發展，洪武五年與中國建交爲轉捩點。宣德四年(1429)中山國結束三國鼎立之局，完成全島統一，繼續拓展、穩定島域，加強內部政治改革控制，拓展對東南亞貿易，至十六世紀末爲興盛時期。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自1590年代開始向琉球施壓，至1609年薩摩藩南侵，擄琉王，割佔其

⁵ 《朝鮮實錄》中有關韓琉海難人史料，可查《朝鮮王朝實錄總索引》；嘉手納宗德譯註之《李朝實錄琉球史料》（載氏編，《譯註松濤書屋史料叢書》，卷1，沖繩史料館松濤書屋，1982），可省研究者翻檢之力。

大島諸島，雖放歸琉王繼領國政，而琉球進入衰微時期。從疆域而言，失大島前固為盛世，然如從對外貿易而言，1511年海盜般的葡萄牙人佔有馬六甲起，琉球已從東南亞市場撤退，只有與百大年（佛太尼、大尼，Patani）及暹羅（泰國）舊京的貿易分別持續至1543及1570年，⁶他們主要的貿易市場在中國、日本、朝鮮，所以琉球真正的盛世應該是在十五世紀。非常巧合，上面介紹的三份朝鮮史料，都是十五世紀的記錄。因之這篇根據此等史料寫成的論文，實際上是十五世紀琉球的寫照。文中對琉球本島有時稱沖繩島，有時稱大琉球，後者是明人相對於台灣（小琉球）的稱呼。

這篇文章像本人以前所發表的〈中國與明清時代的韓琉關係〉等論文一樣，乃中韓關係史研究的衍生物。韓琉關係不僅中國學者陌生，韓國史學界在1986年前從事研究者似乎未之聞也。是年中琉文化經濟協會與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在台北舉辦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作訪問學人的李炫熙，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的李亨求，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的睦銀均等四位韓國人士獲邀出席。其後政治大學畢業留學韓國的楊秀芝復在筆者的建議及李成茂教授指導下，以《朝鮮·琉球關係研究——朝鮮前期為中心》為題，撰寫博士論文，並取得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博士學位，而韓國研究韓琉關係之風起，漢城大學教授兼國史編纂委員會委員長李元淳等人繼有論著發表。李炫熙先生在上述會議中所提短文是〈朝鮮王朝時代的對琉關係——以朝鮮、中國、琉球三國關係為中心〉，⁷乃對朝鮮琉球關係的初步涉獵、簡短介紹，多用二手資料及個人文集。其貢獻乃在使我們對韓琉關係及琉球情實在韓傳播之事有所瞭解。李氏1989年在琉球宣讀的韓文論文〈朝鮮時代的對琉球社會的認識〉，⁸主要以《海東諸國紀》中有關琉球的文字地圖，參以其他有關文獻，呈現出琉球在東亞的地位及活

⁶ George H. Kerr, *Okinawa — 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Tokyo, 11th printing, 1980), pp. 124-130; 又吉真三編，《琉球歷史總合年表》（那霸：那霸出版社，1988），頁60。

⁷ 中琉文化經濟協會主編，《第一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出版，1987）。

⁸ 《琉中歷史關係論文集》，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實行委員會編刊（那霸，1989）（韓文）。

動。楊秀芝的博士論文內容涵蓋了：朝鮮琉球關係的形成背景、有關重要文獻及對琉認識、兩國外交及文物交流、兩國關係衰退的原因，照顧層面最廣。

東亞的新史學發展日本走在前面，而琉球、韓國先後於十九世紀下半葉及二十世紀初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從而日本學者掌控了韓、琉史料，故於韓琉關係史研究，多有可述。其中小葉田淳之《中世南島通交貿易史の研究》就是一部明代琉球外交外貿史，討論琉球與中國建交後，對東南亞及東北亞海外關係及貿易情形。其第一編〈日本本土及琉球間之經濟〉考論日琉關係的淵源發展，貿易、疆理、政治在其中，惟琉球各島民情風俗及王室情形非其注重之事。東恩納寬淳之《黎明期的海外交通史》，安里延的《沖繩海洋發展史》⁹ 均對琉球海貿發展有周詳的探討，也涉及韓琉關係。二次大戰後嘉手納宗德譯注的〈李朝實錄琉球史料〉¹⁰ 對學者最有用。因翻譯自然須解釋、考證，而譯注者且作了些補充。不過這些是二十世紀的史學家，根據前人研究、檔案文獻作出的研究，本文所述乃依據十五世紀海難及海貿人員所見的韓琉及琉球故實加以勾勒發揮而已。文中所述雖有日本學者已道者，然對中文讀者仍有參考價值。

二、北疆所止

一個國家疆域之大小廣狹，常隨國勢之強弱而變化；強時廣大，弱則相對狹小。琉球於 1879 年被日本滅亡時的版圖，據宮城榮昌・高宮廣衛編的《沖繩歷史地圖・歷史編》¹¹ 第九圖〈琉球王國之確立及版圖〉，是十六世紀確立的。沖繩島，即大琉球，附近的沖繩諸島（或稱列島、群島）十三世紀歸服，八重山、宮古兩群島十四世紀歸服，然均叛服不一，至十六世紀方平定。八重山群島之與那國島鄰台灣，界限清楚。沖繩島北之奄美諸島包括奄美大島(Amami-Oshima)，南邊的與論島，北端的喜界島等五島，也是十三世紀歸

⁹ 《沖繩海洋發展史》（1941年初版，1967年那霸市琉球文教圖書株式會社重印）。

¹⁰ 《譯注松濤書屋史料叢書》卷 1(那霸：沖繩史料館松濤書屋發行，昭和五十八年[1982])。

琉球大學赤嶺守博士郵贈嘉手納宗德書，謹此申謝。

¹¹ 東京：柏書房，1983年。

服後叛服不一，至十六世紀中始綏服。惟 1609 年日本薩摩藩寇犯琉球後，於 1611 年將之直轄，至 1879 年日本滅琉後屬鹿兒島縣。由此可知，1611 年後的琉球領域，可說是贋水殘山。¹²

最值得討論的是，在不同時間中，琉球與日本的分界線在何處？也就是琉球北疆的盡頭在何處？尤其是關於日本佔有奄美群島前北疆盡處。在中文著作中，這似乎是很少討論到的問題。

日本暴力侵佔奄美群島後，該群島與琉球的界限也非常清楚，因為其南端島嶼為與論島。1611 年前的琉日界限，由於大家熟悉 1611 年後奄美群島的北端島嶼為喜界島，所以自然的認為喜界島以北就屬日本。琉球史《球陽》載琉王尚德以奇界島叛而不朝，連年發兵，屢征無功，於明成化三年(1467)親征奇界島；而坂口德太郎編著之《奄美大島史》謂，喜界即奇界，亦名鬼界。¹³ 足見奇界島在 1467 年之前許多年曾屬琉球。然則喜界或奇界是否就是琉球北疆的終點？不然，北疆盡處在此時之前已到更遠的北方。

上述《魯山君日記》卷六頁十一(1453)載琉球國王尚金福致朝鮮國王的咨文說：

朝鮮國人民，近年因邊海行船，遭遇大風，漂流海面，到於日本薩摩州七島嶼，船破人浮，登岸，彼本嶼人獲為奴用去。遇本國巡海官船，見憐，將自奴四人換買前來……。

同書同卷頁二十三載護送他們的日人道安對朝鮮官員說：

去庚午年貴國人四名漂泊於臥蛇島。島在琉球薩摩之間，半屬琉球，半屬薩摩，故二名則薩摩人得之，二名則琉球國王弟領兵征岐浦島而見之，買獻國王……。

漂人萬年、丁祿報告道：

庚午年十二月，我二人及石乙、石石、今德萬、康甫等六名同乘一船，

¹² 宮城榮昌・高宮廣衛編，《沖繩歷史地圖・歷史編》，第五圖〈進貢貿易及貢道〉；1879 年日本併琉時，日本因廢藩置縣，薩摩藩已改置為鹿兒島縣；George H. Kerr, *Okinawa — 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 p. 8.

¹³ 前引書第五圖；球陽研究會編，《球陽》，卷 2（角川書店），頁 177，115 條；《奄美大島史》（鹿兒島：三州當書店，大正十年[1921]），頁 13-14。

忽於海中遭風。漂到臥蛇島，康甫、德萬皆病死。島中居民三十餘戶，半屬琉球，半屬薩摩……。

將三段文字中「日本薩州七島嶼」內半屬琉球，半屬薩摩的臥蛇島，及「庚午」考證清楚，就知道日琉的國界所在了。

案日本九州南端的離島，以屋久島（Yaku Shima，又有屋玖、夜玖、夜救、邪久、益救等寫法）及種子島（Tanega Shima，昔作多勒、多爾）較大較近，與日本國之交通最早，屋久之名也常常綜涵這一帶的島嶼。薩摩半島之南，屋久以西，有一串自北向南，止於奄美大島西北的十個小島，稱為吐喝喇群島(Tokara Islands)，有時合屋久、種子二島在內，稱南海十二島。吐喝喇十島是：竹島、硫黃島、黑島、口之島、中之島、臥蛇島、平島、諏訪之瀨島、惡石島、寶島。前三者不計，後七者就稱為七島，七島所佈及其鄰近海域稱為七島灘。¹⁴ 道安所稱的七島嶼當即此七島灘，臥蛇島在其中，且位置極北，僅次於口之島。至於庚午年，據萬年、丁祿談話內容，即明景泰元年，西曆1450年。

由上考證可知，在西元1450年，琉球的北疆盡處是在七島灘中的臥蛇島。由該島分屬日琉看來，雙方勢力在此妥協；而從琉官或琉球王弟巡海到此的記錄可知，此時琉球海軍實力不弱，其巡邏半徑達千里之遙。又根據天順六年(1462)自琉回國的海難船軍梁成說，琉球降服美奄大島（吾時麻，Oshima）已十五餘年。¹⁵ 自六年逆溯十五年為明英宗正統十三年，西曆1448年。這比琉史球陽所記尚清王十一年(1537)，尚元王十六年(1571)征大島的時間早九十至一百二十餘年。

三、南國生態

中國對琉球的記錄，由於中國人至琉球者均為欽使團，都是到琉球王都，

¹⁴ 《奄美大島史》，頁3-4，19-20；渡口真清，《近世の琉球》，頁356-357（南海十二島と付庸國）。又十二島之內涵，另有不同說法。

¹⁵ 《朝鮮世祖實錄》，八年二月辛巳條。琉、日在臥蛇島接界，小葉田淳，《中世南島通交貿易史の研究》（日本評論社，1928），頁51-54中已指出。

所以見聞幾全屬沖繩島者，無從涉及外島。朝鮮記錄中大部分乃海難人員之見聞，所以有些乃琉球列島的事。例如上文所述丁祿、萬年所見 1450 年的臥蛇島情況。船軍梁成漂到的地方是仇彌島，距沖繩島順風有兩日水程。其大小，環島行走有兩日程。島內有小石城，島主獨居，村落皆在城外。¹⁶ 嘉手納宗德以為乃久米島，當即中山傳信錄所載之姑米山，在沖繩正西，馬齒山西，去沖繩四百八十里。¹⁷ 同年二月羅州人肖得誠等八人漂到彌阿槐島，即沖繩西南之宮古。他們說島長二息，廣一息許。即長可步行兩日多，寬可行一日多。他們感到驚訝，韓半島尚是春雷未鳴的二月，該島大麥已刈，小麥皆熟，瓜、茄亦已結實。島人與鄰近的屈伊麻、日南浦、時麻子、于甘島人民相互往來飲酒，每往時必請朝鮮人同行，以慰其漂難之苦。¹⁸

最奇異的是金非衣、姜茂、李正言等的見聞。他們從朝鮮南部羅州遭東來大風，吹向西。頭六天海水澄碧，第七、八日行一晝夜，水渾濁，大概是中國江蘇黃河口外海。第九日又遭西風，向南漂流，海水澄碧。第十四日望見小島，未及泊岸而舵折船毀人亡。他們三人抓一片板漂蕩，為漁船救起，載至一島，名閨伊（允伊）是麼，琉史學者考證為靠近台灣的與那國島。島周回步行兩日程。男女百餘名，環島而居。島人割草結廬於海濱，容接漂人。始食以稻米粥及蒜本，即蒜苗，旋供稻米飯、濁酒、乾海魚。留七日，換別人家接待。一家家、一里里輪流供飯供酒。島人容貌與朝鮮人同，惟俗穿耳，貫以青小珠，垂二三餘寸。老人外，男女均串珠繞項三四匝，垂一尺餘。人皆跣足，不穿鞋。男子辮（絞）髮，折疊，束以苧繩，作髻於項邊，不著網巾。他們最大特徵是鬍子長，長過肚臍，或辮而繞髻數匝。婦人頭髮也很長，站立時可垂至腳跟，短的也至腰部；不作髻，環繞頭上，橫插木梳。

他們沒有釜鼎匙箸盤盂磁瓦器，炊食工具是搏土作鼎，曬乾後用植物藁

¹⁶ 《朝鮮世祖實錄》，卷 27，頁 17。

¹⁷ 嘉手納宗德，《李朝實錄琉球史料》（二），頁 100，註 3；《中山傳信錄》（《台灣文獻叢編》本），第 2 冊，頁 134。

¹⁸ 上引實錄，同日條；嘉手納宗德以為屈伊麻島乃來間島，日南浦島為伊良部島，時麻子島疑為下地島，于甘島為大神島，見上引書，頁 107，註 36-40。參見東恩納寬淳，《黎明期の海外交通史》，頁 107、111-115。